

王秀丽校友访谈（1989级研究生）

受访者

1991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2004年语言科学博士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巴黎三大），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做过研究工作，现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教育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会委员（2007—2021届），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采访者

舒畅

您是否可以讲述一下当年在北外法语系攻读研究生的情形？

首先要祝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成立暨法语系建系70周年，法语系优秀校友遍布世界各地，群星璀璨，我只不过是法语教学领域中的一个代表，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与法语学院的情缘。我1989年考入北外法语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师从当时法语系主任陈振尧教授，1991年秋季毕业。3年不长，但在我的求学经历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接本科，后接博士，可见其重要性。

北外作为当时外语学习最负盛名的高校，它给了我三个方面深刻的沉浸，其一就是让我能够接触到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十分优秀的同学，他们当中有总参、海军的翻译，有像我一样在高校工作的老师，也有外企中的商务精英；其二就是让我接受了当时一批国内顶尖的研究生导师授课，我的指导老师陈振尧教授的翻译笔译课，金国芬教授的法语语音学课，罗慎仪、张学斌教授的法语语言学课，薛建成教授的法国政治课，丁一凡教授的国际关系课，庄元泳教授的翻译口译课，至今有些术语还耳熟能详。当时法语系课程设置的系统性、教授们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一直影响着我，这样“豪华”的研究生导师团队在当时或是拿到现在都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其三是北外图书馆、法语系资料室丰富的藏书，那些无课时在整洁充满阳光的阅读室阅读的时光也塑造了今天的我，有些学术资料、经典图书一直用到现在。北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食堂了，难以忘怀的就是学生食堂午餐的清香凉菜和晚餐的茴香馅饺子。

您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做过研究工作，但是您为什么没有选择只做科研，而是一直在高校任教？您认为讲台的魅力有哪些？

实际上教学和科研并不是对立的，研究所的高级职称也是需要带学生的，同样大学老师也需要做科研。法国大学老师一般就被称为enseignant-chercheur，我在加拿大访学时，了解过那里大学老师，也分为两类：教低年级的是maître（有师傅的意思），教高年级的是教授，后者一定是做科研的。只不过在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主，大学要以教学为主。

我的幸运是，当时我选择进社科院虽说是机缘巧合，但是让我有机会与国内

乃至世界一流的学者近距离接触，他们对人的温良恭俭让，他们对学术的心无旁骛都影响了我日后为人为学的态度。只不过后来我发现在研究所法语用途不大，反而需要补充很多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方言之类的知识。而自己打小建立起了对外语课的兴趣，4年大学，3年研究生，无疑加深了对法语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做一名法语教师。为了精进业务，深耕基础的语法，最后比较专研的是法语语言学，走得深入一些，但是外语学院打的根基一直在，教基础法语应该还是得心应手，通透娴熟。

我始终认为，从事一门职业还是要相当专业化的。法语教师能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专业所学，感觉比较安全，比较自由，我个人对于未触及的专业领域还是心有余悸的。除此之外家父也是大学老师，对我影响很深，同时我的性格也很适合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喜欢分享、给予和付出。

您于2004年取得法国索邦大学（巴黎三大）语言科学博士学位，之后您一直在语言学领域笔耕不辍，颇有建树。您为什么选择了语言学？该学科中的什么吸引了您？

实际上还是兴趣和性格使然，我比较不受外界物理影响，而一直受控于内在的心理。我在本科生阶段学习了法语听、说、读、写基本语言能力；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会了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的基本论题，研究了语用学视角下的“语境、词义、翻译”问题；博士阶段，已经是北语的法语老师了，自然选择了语言学中的篇章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篇章分析既能提高自己教高年级精读课文的水平，又能加强对文本翻译的认识，毕竟语言产出的最终目的都应该归结为篇章或话语。

至于为什么选择语言学，很好理解，语言学是言语活动最直接的形而上的学问，是对零碎具体的语言知识最直接的抽象认识。如果我只停留在语言的听、说、读、写基本的程序性、自动化本能上，那么水平至高是把法语说得和法国人一样好，但是这样的人在法国大街上到处都有，幼儿园大班的法语水平绝对还不是学问，不是学者。碎片化的知识与技能，需要语言学这样的学科系统化，需要理性分析，通过对日常衣食住行的法语进行分类、范畴化，进而使一个人的思考有文化，有因果理性的分析，当然别的学科也能达到此目的。如果只学好法语，我们只能做语言“师傅”，但是作为学科的语言学的造诣可以让我们成为博士生导师、学者。我选择语言学，实际是一种忠实，忠实于语言，忠实于我的母语、

忠实于我的专业——法语，语言学是对语言经验最直接的归纳与类推。

再者，语言学是语言活动的理论升华，是“知其所以然”阶段。会“说”，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更通透了呢？况且，由于我们使用法语，学习学科化知识，法语就会进入到较高级阶段，就能看懂理论著作，就能交流较专业的学术法语，摆脱普通人的本能法语阶段。有人会说，语言学不实用，这等同于还在说“读书无用”，专业教育是形成的过程（formation），是手段，不能与社会化结果——工作相提并论。

您编写的《法语语言学教程》荣获“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称号。据了解，这本教材您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整整做了十年，而且是在当年出版社并不看好纯学术教材的背景下完成的，您当时遇到的困难还有哪些，是如何克服或面对的？

首先容我更正一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不是一个奖项，只是被列入国家规划教材而已。谈到教材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当时北京语言大学法语专业负责人袁树仁和乔承伟老师安排我给大四学生上“语言学导论”这门课，也要感谢北语教务处一路的经费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外研社邹晶白编辑的大力支持。事实上，我自己只是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当时工作上一边读博一边教书一边编教材，三管齐下还是很有压力，生活中也是处在上有老下有小阶段，时间蛮紧张。虽说时间对每个人在物理上是恒定的量，但是对时间的内在开发和分配上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如果在同样的时间里做出了比别人多或与别人不一样的成果，那就意味他的时间支配安排一定与别人不一样，一定牺牲了些东西，这后面支撑的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那点虚荣、那点责任义务吧，这是出于伦理，不是法律的强迫。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您还出版和发表了多部学术专著和多篇学术文章，为国内的篇章研究界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请问您是如果做到兼顾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且都能做到如此完美的呢？

谢谢赞美。实际并没有引入新的视角，只是把在法国学到的语言科学方法论引入国内。我始终认为，教学一定是老师最根本的工作，一名老师一定要常站讲台、站住讲台、站稳讲台、站好讲台。同时，我也始终认为，老师不搞科学研究，教学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高度会制约视野。如果说教学是个基点，那

么科研就是个制高点。制高点一定建立在基点之上，可以俯视基点，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有能力爬到山顶，为什么满足于山脚下的洞穴呢？科研需要严格的培养，需要追踪前沿，需要生产知识，而这些是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素养、思辨能力的最好途径。一个老师如果自己都不做或不会做科研，怎么能教出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学生呢？我自己要分享的一个经验和目标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研到老”，教学与科研并行，传授与创造接轨，教学要有方，科研要得法。况且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信息传递方式、传递时间的改变，虽然教授知识在一定时间内还被需要，但创造、革新一定会更重要。

寄语

我和北外的傅荣教授合作较多，也希望戴冬梅教授领导的法语学院继续支持北语法语系的工作，祝北外法语团队再创辉煌！